

我的小姐妹们

□司马小萌

采访一下你——
如果有人突然在微信上留言:“昨晚做梦,居然梦到你了……”是啥感觉?

也许微微一笑?也许保持矜持?而我,一个“感性多于理性”的多情种子,就会情不自禁地“血脉贲张”。诸位,能进到别人梦里的,那关系,可不是一般二般。

留言的是江苏

淮安小姐妹刘娟。她动情地说:“想你了。”我热情地答:“想你了。”然而,现在新一轮疫情已经开始,全球形势更加严峻,咱们这些“自觉分子”要响应国家号召,能不外出就不外出。互道珍重吧,相信后会有期。

初识刘娟是六年前我第一次去淮安。淮海晚报总编辑张林派文化部主任刘娟陪我。刘娟早早联系好一个著名景点,这里是来淮安旅游必定要去的。没料到那天特别的热,又赶上我身体有些不适,不管刘娟如何邀请,俺死活不进去参观,就像三岁倔孩那样赖皮。没办法,她只好陪我坐在景区外大树下“天南地北”“东拉西扯”。竟然,十分投缘;竟然,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,聊出了我俩日后的友情。

后来刘娟和先生到北京办事,她一定要先生认识我。先生稳重、聪颖、大方,是淮安市委宣传部一员干将。竟然,十分投缘;竟然,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,聊出了我们仨永久的友情。

以后几年,我先后三次到淮安参加活动,每

一次,小两口都会找机会来见我,拍张合影留作纪念。

刘娟文采出众。偶尔见她在微信上点评我的文字水平,字字中肯,句句走心,以至于我不得不把她的评语收录到自己的散文中。

写到这,再提一个人,淮海晚报原副总编周熔熔。三年前,一次淮安活动结束后、苏州活动即将开始,中间有几天空当。想到中途回京一趟劳民伤财,我决定在淮安多待两天。当得知,当地盱眙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是亚洲最大的,勾起我强烈的“窥欲”。我一面再再而三强调:“此生最大愿望,就是从天文望远镜中看星空。”为了我这个“此生最大愿望”,熔熔陪我等人到了盱眙。就在这里,我学会了“攒蛋”,一项起源于淮安、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推荐的扑克牌智力游戏。你猜对了,师傅就是熔熔,一个文质彬彬的美女。

这里且不谈星空看没看到;当地火遍全国的小龙虾,俺也没兴趣吃,只是“攒蛋”从此走进我的生活。我带到北京,带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,努力科普,尽力推广。和我同时学“攒蛋”的还有两位好友:沈阳刘生生和开封赵杰,后来刘生生把“攒蛋”带到沈阳,发展了一群积极分子。而赵杰,只要一提“攒蛋”,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。星火燎原。

不过,当我去年秋天再次来淮安、并与熔熔“同场竞技”,我惊讶地发现,熔熔的牌技不行了。以至于我敢无耻地“大言不惭”:“现在,恐怕俺成师傅了!”

熔熔羞答答地说:“久不玩,不会了。”然后嬉皮笑脸地喊我一声“师傅!”

不过,师傅永远是师傅。这个我懂。

又想起一个人。襄阳晚报牛莉萍,一个热情爽快的湖北丫头,我们在活动中相识。后来某一天,在我家小区外的餐馆,她带来报社三个哥们,一起商谈组织襄阳采风事宜。活动后来办得很成功,那三个哥们也成了我的“嫡系”。而莉萍,无须说,更是“嫡系”中的“嫡系”。那次活动赶上下雨,她看我的旅游鞋打滑,日后悄悄寄了双防滑鞋给我。不知鞋号大小,留下话:“不行再换。”后来另一次活动,她又送来一双防滑鞋,说:“这个季节正穿。多散步哦,我要你一直都健健康康的。”推辞不得,感动不已!莉萍送鞋的直接后果是:每次雨后外出,我都格外小心,以防跌倒产生“罪恶感”。

2020年初,新冠疫情让无辜的武汉人民、湖北人民首当其冲付出了沉重代价。生活按下了暂停键。在襄阳,莉萍那位患有慢性病的母亲,也受到不小影响。

当年年底,疫情过去,我们组织了第二次襄阳采风。就在活动结束前一天,在即将开动的汽车上,匆匆赶来的莉萍抱住了我。她小声说,要为去世的妈妈“百日祭”,不能送大家了。她边说边哭,我也“泪眼婆娑”。大家以为她是舍不得我。其实我明白,她,她们,他们,伟大的武汉人民,伟大的湖北人民,伟大的中国人民,这一年有多么不易。我们用血肉之躯为全球挡子弹,顽强地向世界宣告人类不可战胜……

写到这,眼前又掠过好几张可爱的面孔。以后如果有机会,我会一一讲述我这帮小姐妹的故事。

她们都是四十多岁、五十出头。一致叫我“姐”,无疑很萌宠。但我“欣然接受”,并以她们的“姐”为自豪……

是的,我们不在同一城市,平日里没有密切交集;甚至,这些家伙也很少在朋友圈为我点赞发声。但我知道,同一个频道,同一个梦想。

就这样,在四维空间里,前前后后一起走着。一颗心连着一颗心。红的心,热的心。



夏日炎炎荔枝鲜

□郭晓兰

“六月南风荔子丹,皱红小碧满银盘。水晶细嚼甜于蜜,满口生香玉露溥。”暑色浓郁,一粒粒滚圆皱红的荔枝,携着南国的清露和枝叶,带着美丽多情的气场与甜蜜,裹着迢迢一路的清香与风尘,跋山涉水而来。

忙于生活,来去匆匆,进得超市,直奔于蔬菜台柜一角挑挑拣拣。偶有一日,从各色水果身边走过,泡沫箱里一抹猩红映入眼帘。呀!荔枝!新鲜的荔枝!当我欢喜地拿起装裹着的细小的枝条来抚弄这抹新鲜的时候,才恍然惊觉,暑假已经报到多日,一年一度的荔枝季早已来临,就像不经意间霸占夏日街市的西瓜一样。

对于荔枝的认知,始于纸上相遇的杜牧诗句: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

枝来。”老师的解读是,唐玄宗为博佳人一笑,不顾山高水遥,飞骑传送,劳民伤财。诗歌体现的是帝妃们奢侈淫逸的生活,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唐昏庸。而我彼时,专注神往的重点却是,荔枝到底是怎样一种贵气的水果?到底好吃到什么程度?和苹果相比咋样?和甜梨相差几分?该不会能甜过西瓜吧?呵呵。

待到与超市里的荔枝相见,却大失所望,壳和肉竟然都是棕褐色的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呢?诗人夸大其词了吧?直到年纪渐长才明白,最初看到的是荔枝干,真正山长水远奔赴而来的鲜荔枝,外是一团火,内是一捧雪。欧阳修说它是“绛纱囊里水晶丸”,黄庭坚说它是“红裳剥尽看香肌”。看看,黄山谷直接把它比作美人,极尽喜爱赞美之意。可别说,据说还真有一个品种取名为“妃子笑”,啧啧!单是想一想,就不由令人口舌生津,何况眼前静泊着这么一箱,手里

还拿着这么一枝?真是恨不得还没有称重扫码支付就赶快饕餮一番。

哪能呢!几十岁的人了。不过,买上一堆,回到家,把路人热闹关在门外,打开空调,哪还用得着去管他人的眼睛和口水!剥开圆润而殷红的外壳,咬一口月亮一般颜色莹润的果肉,嗨!弹性而又清凉,满口的爆汁感、清香气、幸福感,一直从齿间、唇间流淌到舌尖、心间,甜意汹涌,清意盎然,真是美到家了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荔枝成了菜篮子里的常客。他提醒,荔枝不能吃太多,太多了上火。一边去,上火也乐意。哈哈,妥妥的一枚“荔枝控”了。

岂独是我。苏轼被贬到岭南,因了荔枝,还把满腹苦水流淌成了甜甜的赞歌,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据说白石老人生前对荔枝也情有独钟,中国美术馆就藏有他的多幅荔枝图。对了,手边《笠翁对

韵》里的插图全是他的画作,其中一幅便是满满一篮荔枝。我想,在决定白石老人生生走向的40岁至47岁,他从老家先后六次出门,寻找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。这“六出六归”中,就曾四次踏足南粤大地。“牡丹为花之王,荔枝为果之先”,“园果无双,予曾为天涯亭过客,故知此果之佳。”白石老人这样盛赞荔枝的独特魅力,自然不足为奇了。

“一种天然好滋味,可怜生处是天涯”。幸好,时代进步,清平盛世,一架飞机一列高铁取代了一骑红尘一辆马车,天涯变咫尺,幸福零距离。我想,有了的甜意美意,炎炎夏日便又多了一份清朗与清凉。

